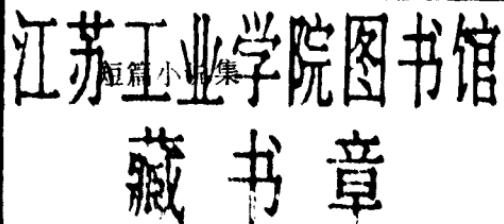




# 朝霞万朵

陕西人民出版社

朝霞万朵



# 朝霞万朵

(短篇小说选)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长安书店陕西省店发行

197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10094·28 每册：0.19元

# 毛主席語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 目 录

正点发车	勇 征	(1)
新支书上任	邵敬敏	(11)
篮球场上	琚晓耕	(17)
一幅宣传画	江 莹	(24)
野营歌	杨映生	(32)
赤胆	张金棟	(37)
朝霞万朵	朱敏慎	(45)
新的一课	俞天白	(53)
玉松大叔	丁永淮	(61)
金色的朝霞	王春泉	(69)
茫茫大海有航线	黄梦燕	(80)

# 正点发车

勇 征

祖国的东北。漫天风雪迎接着就要到来的又一个春天。

“呜——”一声响亮的汽笛压住了大风的呼啸。机车喷着一股股浓烟，将一节“特种凹心平板车”推到检查线上。列车刚刚停稳，早就等在线路上的检车组工人，立即上来用小锤叮当地检查着车上的每一个部件。

列车检修所的军代表王志群，正在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看工人们写的革命大批判稿。听到火车汽笛的鸣叫，他站起身就往外走。这几乎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尽可能多地去参加实践。但就在这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老王只好回身拿起话筒。

“喂，我就是。什么？……装运援外物资的列车……”老王急忙转身眺望窗外的列车，同时细心地听着分局军管会的指示，他那刚毅的面孔显得更加庄重。

“是！我们一定当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决不放过一个松动的螺丝。十点准时发车，以实际行动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老王刚搁下话

简，检车组的工人们披着雪花涌进了办公室。老王一面给检车组组长刘铁拍下肩背上的雪花，一面关切地问：

“‘特平车’检查过了吗？”

“检查过了。”

“怎么样？”老王又追问了一句。

“轴检过期，制动检查过期，需要送站修线修理。”

刘铁清楚地回答。老王急切地问道：

“送到站修线去修，需要多长时间？”

“送进去再拉回来，全力抢修，也得五个小时。”

老王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同志们，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庄严声明中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节‘特平车’就是装运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急需物资的。现在海港的货船已经装好其他援外货物，单等我们这节‘特平’的货装上了船，就立即启航。这节‘特平’必须在上午十点准时发车。”

老王的话音刚落，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抬头看看墙上的电表：八点整。距离发车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了。

“能不能马上再调一辆来？”一个青年工人提议。

“不行。这种车归路局调配。如果现调，起码得四、五个钟头。”刘铁答道。

大家都在为“特平车”焦虑。老王的心也很不平静。在越南，在老挝，在柬埔寨，美国强盗的飞机正在

狂轰滥炸和平的土地；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正紧密配合，英勇奋战，向美伪军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战友们多么需要足够的抗战物资呀！此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情感，象大海的波涛一样在王志群胸中翻腾。“特平车”怎样才能准时发出呢？他望着周围这些刚刚检车回来，手上还沾着油污的工人师傅们，心里豁然一亮，紧锁的双眉也舒展开来。他想，“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要坚定地依靠这些最有实践经验的人，就一定有办法。想到这里，他那宽阔的胸膛，深深地吸进一口气，坚定地说：

“同志们，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忠实践友和亲密兄弟。我们工人阶级一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履行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我们能让‘特平’晚点，眼瞅着援外货轮不能准时启航吗？同志们整天和列车打交道，最有发言权，大家说说这事该咋办？”

刘铁那憨厚的脸膛，这时胀得通红。军代表老王的话音刚落，他猛地向前跨了一步，用洪钟般的声音说道：“装运援外物资的‘特平’十点发车，一秒也不能误！这正是我们向英雄的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表示敬意，向他们认真学习的好机会。我的意见——”说到这，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同志们，抬起胳膊，把那粗大的拳头使劲一挥：“在检查线上我们自己干！”

“对，我们自己干！”同志们都赞同刘铁的意见。可是，一个四十开外的人，却慢条斯理地开了腔：

“修‘特平车’，这可不是长个脑袋就能干的活儿。”

老王看了看，原来是刚从分局技术室下放到这儿来的老技术员。

青年工人小佟站起来，把头上的帽子往上一推，回了他一句：

“我们的脑袋怎么了？什么活不是人干出来的？离开实践，啥脑袋还不是空的？”

“还没干怎么就知道干不了？”“咱们可以试验试验嘛！”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技术员赶忙缓和了口气，但还很固执：“不用试验，咱干不了。试验要时间哪！如果两个小时修不好，这责任……”

一个白了鬓角的老检车员胸有成竹地说：“我们成天和列车打交道，对车子的脾气秉性摸得透透的，过去说我们不能干，是被叛徒刘少奇推行的修正主义规章制度卡着，不让我们干。能检车就能修车！”

“对！久病还能成良医呢，何况咱们一天到晚搞检车这个活。”刘铁斩钉截铁地说，“干什么都有个头一回！”

“干什么都有个头一回！”这句话很自然地使军代表老王联想起自己十六岁时参加抗美援朝过鸭绿江打的第一仗。那时候，自己没有打过仗，不也跟老战士一起参加一次夜间战斗，拿下了一个山头，抓了十几个美国

鬼子，自己还缴获一支卡宾枪吗？真知只能来自实践。老王琢磨着眼前对修“特平车”的两种意见，意识到这不单单是一项工作的意见分歧，这里面有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啊！想到这，他站起来，加重语气地说：“今天咱们能不能在特殊情况下保证‘特平车’正点发出，不仅关系到援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物资能不能及时送到，而且这也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只要我们勇于实践，随时注意认真总结经验，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

老王的话，一句句地说在大家的心坎儿上。屋子里沸腾起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地出主意，想办法，不大一会儿，一个完整的现场修车方案产生了。分局军管会迅速批准了他们的方案。一场抢修“特平车”的战斗打响了！

军代表老王扛着“千斤顶”，组长刘铁夹着三通阀，工人们拿油线的，拎管钳的，一个个精神抖擞，顶风冒雪飞步跑到“特平车”前。

“特种凹心平板车”是专门装运超高超重货物用的。十六个大轱辘立在钢轨上，车身自重就一百多吨。车厢底是个大凹兜，兜底距离路面只有半尺多高。如果把车送到站修线去，人可以站在沟底更换三通阀。可眼下抢时间在现场作业，就只能躺着干。

刘铁刚想要小佟手里的管钳，话没出口，只见小佟把管钳往车底下一扔，上来就要抢刘铁手里的三通阀：

“这活我包了！”刘铁急忙往后一闪说：“大老远的扛到这，能让给你吗？”

“怎么，信不过我？”小佟一捋袖子，挑战似地说：“咱这胳膊铁打钢铸，支援印度支那战友不用，啥时候用？！”

老王看着小佟那股坚决劲儿，就笑着帮了句腔：

“老刘，我看你就发扬点风格，让他吧！”

没等刘铁回答，小佟就接过了三通阀。他刚要往车底下钻，“等等！”只见老王迅速脱下皮大衣往车底下铺去。小佟望了望军代表那充满信任的目光，一头钻进了车底。他仰面躺在皮大衣上，一手托着四十多斤重的三通阀，一手握着管钳用力地拧着。刺骨的北风象刀子一样割着他的手背，冰冷的三通阀象钢针一样扎着他的手心。一分钟、两分钟……三通阀好象越来越重，胳膊开始有些颤抖了。他心里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顿时，浑身增添了用不完的力量。他觉得自己手里托的不只是一个三通阀，也是全国人民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重大责任。小佟拧上了一个又一个螺丝，终于把三通阀装上了。

要对一百多吨重的“特平车”进行轴检，首先需要把轴箱顶起来，取出轴瓦进行检查。刘铁把千斤顶按放在一个轴箱底下，老王双手紧握压把，使足劲开压了。轴箱顶起后，可轴瓦却取不出，原来车轮跟着轴箱一块起来了，车轴和轴箱顶部把轴瓦紧紧地挤在中间。大家

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拿不出轴瓦。

刘铁出神地望着翘起的车轮。寻找着失败的原因。

军代表老王看了看表，已经是八点四十了，他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充满信心地说：

“同志们，‘失败是成功之母’，毛主席教导说：‘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虽然我们没有取出车轴瓦，但是我们可以从失败中找出原因，大家分析分析，看问题在哪？怎么解决？”

刘铁指着“千斤顶”说：“我们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主观不符合客观。我们平常顶的都是三十至六十吨的普通车，今天我们顶的是一百一十吨的‘特平车’，再用老办法就行不通了。我看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单顶一面。”

一位老工人沉思了一会，说：“嗯，是这么个道理。咱们顶一面，由于车体倾斜，重力都集中在另一面，‘特平车’吨位那么大，必须把车轴撅起来。咱们不是总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吗？我看咱们两面一起顶，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大家一致同意老工人的看法。

这时，小佟在旁边插了一句：“既然一个轴的两个轴箱一起顶可以解决取轴瓦的问题，那么，咱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把十六

个轴箱一块都顶起来，同时进行检查，不是还可以解决时间问题吗？”

“对！”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个好办法！”

就这样，他们集中了“千斤顶”，顺利地对十六个轴箱进行了过细的检修。到这节“特平车”全部检修完毕，才只用了三十分钟。

军代表老王和工人们，肩披着晶莹的雪花，擦着脸上的汗水，望着站台上的大吊车把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的物资装上“特平车”，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痛快。小佟连蹦带跳跑到老王面前说：“‘特平车’大概没想到叫咱检车员就地给治服了！”

刘铁望着调皮的小佟笑了，他想：军代表过去虽然没有干过这一行，但是他对这场战斗的判断和指挥，可真是果断！

此刻，老王在想什么呢？他在想：战斗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他笑着对大家说：

“咱们今天这场战斗，既支援了英雄的‘大前方’，也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叛徒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胡说什么‘头脑制造法则’，他们否认群众的实践，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今天，我们用铁的事实批判了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他的一番话，点燃起了一场革命大批判的烈火。刘铁开了头炮：

“什么‘头脑制造法则’，哪一个检车工生下来就

会检车？”

“毛主席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今天我们所以能修好‘特平车’，不是因为我们的头脑天生聪明，而是我们成年累月和列车打交道，在实践中把它摸透了。”这是老师傅的声音。

“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胡说什么‘先知先觉’，纯粹是唬人，没有实践就什么也不知，什么也不觉！”这是小佟的大嗓门。

白了鬓角的老检车员气愤地说：“过去咱分局的那个反动的技术‘权威’，把自己打扮成个英雄，其实他什么也不会干，就会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有一次，一个车钩坏了，我们检车员怕耽误发车时间，就自己动手换了一个。可是那个‘权威’硬说违反了章程，非让卸下来，送到站修线去换，结果，火车晚了点……。”

“我也说两句，”那个下放的老技术员也开了口：

“今天这件事，对我教育太大了。过去，我整天蹲在技术室里，和图纸打交道，总以为那些所谓‘权威’、‘专家’脑子聪明。听他们胡说‘长什么脑袋干什么活儿’，我也跟着瞎嚷嚷，今天才知道我是中了‘先验论’的流毒。往后，我一定向工人师傅好好学习，按毛主席的教导，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边来！”

站台上，革命大批判会开得有声有色。军代表老王看着这火热的战斗气氛，心情激动地说：

“今天，我们大家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呜——”一声汽笛长鸣，军代表和检车组全体工人同志的目光同时集中在站台的大钟上：十点整。

列车开动了。带着满载中国人民对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深厚情谊的列车，沿着明亮的钢轨，风驰电掣般地奔向南方。

# 新支书上任

邵敬敏

机修车间党支部书记调走一个多月了，车间负责人老李为这件事儿到厂党委去提了好几次意见。这天，厂党委通知老李，决定把政工组向涛派去当支部书记，老李一听，那高兴劲儿就象沸水开了锅似的，掩不住了！他逢人就笑着嚷：“向涛又回‘娘家’了！”其实也不奇怪，当年向涛就是他最得意的徒弟嘛！

提起向涛，别看她瘦小的身材，剪一头短发，貌不惊人，当年批判旧厂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一个挺身而出的就是她！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把这个苦大仇深的女电焊工推上了领导岗位。

老李满面春风把向涛领进车间办公室，随后从抽斗里拿出一迭图纸，顺手推开窗子。这时，田野里传来隆隆的拖拉机声，好象一首优美的“春耕曲”在演奏。他兴奋地说：“为了多造齿轮，打好拖拉机大会战这一仗，我们要造一批土机器，土设备，这硬骨头够我们啃的，你看这些图纸……”向涛凝视着老李那花白的头发，一股尊敬和爱惜的感情油然而生。

“师傅，这几年你老多了！”

“不老不老！人老心不老！”老李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我还要为社会主义埋头苦干几十年呢！”

“可不要只管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哇！”向涛诙谐地说。

“路？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现在，我闭着眼睛走也错不了！”老李这么一说，向涛一怔，感到有些味儿不对。她理了理被春风吹乱的头发，微笑着说：“征途上处处有阶级斗争，你闭着眼睛，当心‘火车出轨’！”老李连连摇手说道：“保险不会！”

“昨天党委布置了下一阶段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工作，师傅你看，我们车间怎么个搞法？”

“你还不知道你师傅，大老粗一个，抡大锤，烧电焊，我包下了！搞政治，讲路线，就看你的了！”

向涛忙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你不管它，它可要管你呀！”

师徒俩正说着，门“砰”的一声踢开了，有个人匆匆忙忙闯进来，向涛回头一看，是她的徒弟小陈，只见他左手拿着面罩，右手还抱着只齿轮。

“老李师傅，胜利大队拖拉机的主变速齿轮打掉了两只牙，想请我们焊一焊。”

老李皱了皱眉头说：“修理任务不是农机厂包下了？”小陈回答说：“听说农机厂电焊工病了……”老